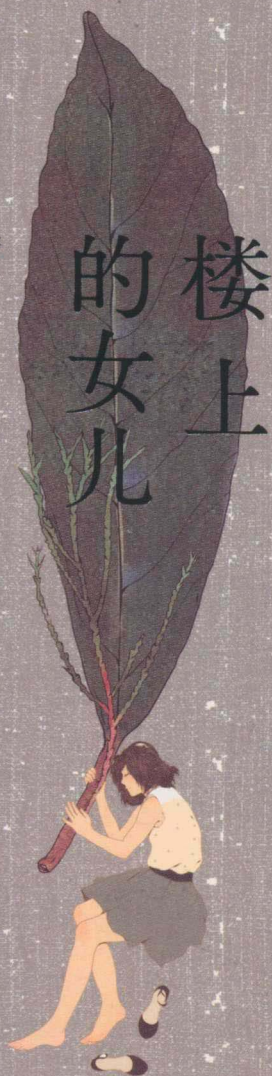


颜东^著

楼上的女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楼上的女儿 / 颜东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354-6090-5

I. ①楼… II. ①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1200 号

楼上的女儿

颜东 著

出品人 | 郭敬明

选题策划 | 金丽红 黎 波

项目统筹 | 阿 亮 痕 痕

责任编辑 | 杨 仙

助理编辑 | 简 宇

特约编辑 | 卡 卡

装帧设计 | ZUI Fac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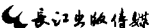
设 计 师 | yeile

内页设计 | 黄 宇

封面绘画 | ashow

媒体运营 | 赵 萌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027-87679310

传真 | 027-87679300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编 | 430070

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 100028

印刷 |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 7

版次 |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190 千字

定价 | 22.80 元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最世文化
Shanghai ZUI co.,Ltd



楼上的
女儿

颜东^著

© ZUI 2012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献给

钦慕你的才华，
并向你致敬。



C O N T E N T S · 目 录

第一部分	<i>PART01-01</i>		011
	<i>PART01-02</i>		023
	<i>PART01-03</i>		037
	<i>PART01-04</i>		051
	<i>PART01-05</i>		075
	<i>PART01-06</i>		093
	<i>PART01-07</i>		105
第二部分	<i>PART02-08</i>		125
	<i>PART02-09</i>		145
	<i>PART02-10</i>		161
	<i>PART02-11</i>		179
	<i>PART02-12</i>		195
	<i>PART02-13</i>		211
	后记		215

第一部分



— P A R T 1 —



- P A R T 1 -

这一年的栀子花开了。

五月下了好几场雨，方言晚上睡不好，耳边总听见雨声嘈杂像是千军万马从心头碾过。这天起床见雨停了，下了楼来。金光美住在楼下，比往常起得晚了点，这时候正坐在房里梳头发。房门半掩着，透出一股闷了太久的酸腻味，还因为一楼比二楼更易受潮，空气中也隐约有些霉味。方言叫了声“奶奶”，声音有些沉闷暗哑，像是嗓子也受了潮。金光美回头见她，打趣说：“今天竟然起这么早？”方言没说晚上睡不好的事，径自去浴室洗漱了。

人一老，有一句没一句的，仿佛总有些碎嘴。金光美有时候早上见方言下了楼来会与她说到前一个晚上做的怪梦，有时候会说邻

里亲戚间的家长里短，但是说过又忘，于是反反复复。但这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她经过方言身边的时候突然说：“街上的栀子花开了，真香啊。”

方言听到，突然心里震了一震。

她当然知道为什么，但也只略略点了点头，又将头转向别处，假装并不在意。金光美当然也只是随口说说，一边从她身后走过去，一边又转移了话题，说：“到底年纪还是到了，一到下雨天，这膝盖痛得都走不动路。”

金光美实际上已经年过七十，但方言印象中总觉得她没有那样老，这一年给她过生日那天，两个姑妈都来了，凑在一块悄悄说起自己的母亲已经七十五了，这个年纪的人，“吃一天算一天”，都是在数着日子过了。方言因为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听了觉得非常刺耳。金光美看起来倒依旧矫健，嗓门大，动作快，曾经家里来了只拳头大的老鼠，方言眼见着她冲上去就给活活掐死在了手里。但有时候也确实觉得她有些吃力了，就像这会儿她在厨房里，刚刚才把锅盖揭了放在案板上，下一秒钟就忘了，上上下下到处地找。方言在门口看着，突然有些凄怆，想要进去帮点忙，又被金光美说是多个人碍手碍脚打发了出来。

方言就一个人坐在了堂屋里。堂屋中，一张黑腻浊重的方木桌杵在正中，四周的石灰墙面已经开始发黄开裂，有剥落的迹象。左右两侧的墙上，贴了几张早年间的当红明星像，经年累月，塑料胶纸退色残破，明星们一个个失去了血色，形同鬼魅。正对着大门的那方墙上，供着一个神台，两个矮墩墩的金色烛台一左一右蹲在上

面，样子有些敦厚滑稽。神台右侧，挂着一个相框，黑白照片略嫌模糊，笑咪咪的，是她的爸爸方正。当初事发突然猝不及防，又因为找不到单独的照片，只好拿了身份证照去放大，照片是三十岁出头照的，容光焕发，给人看了更加有种英年早逝的印象，其实死的时候也已经将近五十。转眼间七年过去了，那照片依然那样时时在墙上笑着，平时进进出出也并不觉得什么，猛地抬头看见，心里还是一怵。

五月的风穿堂而过，方言心里一阵悲凉。

马实来了。

金光美临时又往锅里多加了一把面条，敲了两只鸡蛋。他们在堂屋里面吃饭，方言把碗里的一只荷包蛋夹到金光美碗里，金光美又转手递给马实，马实倒也不推托，连蛋带面几口就吃完了。金光美眯着眼问他：“怎么样？”他答道：“好吃，还有吗？”——金光美就高兴了，眉开眼笑地亲自去给他盛。

都是些旧传统了，男方到女方家里去，长辈除了看长相还要看吃相，能吃的有福，推托扭捏的没有气概，不能托付。

有一回马实走后，金光美若有所思地说：“你应该找个踏实人安顿下来。”她大概指的是马实。又说日子跟谁在一起过都是一样，踏踏实实过下去便是，没有什么难。突然顿了顿，叹了口气说，“我老了，但是要看你成了家才肯走。”

方言马上就红了眼睛。

金光美不知道自己哪一句话惹哭了她，但是之后此类的话没有再提。

吃完了早饭，金光美送他们出门，跟在后面一直送到街上，看着马实骑着摩托车把孙女载走了，转了个弯看不到影子了，才满意地回了家——空空荡荡的家。

方正去世后，她妈妈苏香红因为不识字不知道记账，家里面原先开了好多年的杂货店关了门，于是生计问题就横在了三个女人面前。第二年苏香红经介绍结识了隔壁镇上的一个做木材生意的男人，另嫁了过去，当然是以继续承担金光美和方言的一切生活费作为条件。自那以后，家里就只剩祖孙两人了。那些年里，方言初中高中都是住校，周末回家一次，后来开始工作了，在镇上去县城的客车上售票，倒是天天都会回来——方言仍然无法想象她不在的时候她奶奶是如何打发那些漫长的独自一人的时间的。

此刻她坐在摩托后座上，仍然想到了这点，环抱着马实的腰，一颠一簸之间，突然有些心烦意乱。

最近公路上在修桥，大型汽车无法通到镇上，客车都停在了桥的另一头，这样一来，方言去上班的时候必须先走到桥头，这段距离不远也不近，于是马实每天早上都来接她。有一天下大雨，她被严严实实地罩在墨绿色双人雨衣下面，车开得飞快，世界是白茫茫的一片水雾，她突然把他抱得铁紧，像是握住了这茫茫生命中最后一根稻草。但握住了又能如何？额头抵在他背上突然就哭了起来。那是她第一次在他旁边哭，虽然他并不知情。

清晨的镇上，除了早餐店，大多数的商店都还并不急着开门。街道两侧被附近涌来的菜农和他们的蔬菜瓜果占据，一字排开。镇上的女人刚起了床，穿着睡衣，一张张木然的脸，走到了街上，就